

# 月满人间 半卷情思

□陈国庆

人间逢满月,岁岁寄相思。又是一年中秋至,一轮皓月缓缓升起,悬于黛青色的天幕之上,漫过山河万里,漫过心底层层叠叠的惦念。清辉洒落,铺满山河大地,也轻轻铺开世人心半卷未书的情思,半温半暖,半醒半柔。岁岁年年的中秋,便踏着温润通透的月色,轻轻舒展,如约而至。

古往今来,月亮始终是中国人心心底最虔诚的寄托。古人说“月是中秋明”,似乎世间所有的月光,都在这一日变得格外澄澈皎洁。它不似朝阳那般热烈耀眼,也不似繁星那般细碎微弱,像一块打磨千年的白玉,高悬天际,洗净尘埃,静静地俯瞰世间众生,留一半缺憾,藏一半思念,才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。

中秋的月,是四季月色里最圆满、澄澈、辽远的一笔。秋月自带一份澄澈安然,它是时光的刻度,也是人心的归处。皎洁的月光倾泻而下,像一层

薄薄的银纱,轻轻覆盖世间万物。夜幕低垂,万家灯火次第亮起,与天上明月遥遥相望,银色的月光,混着微凉的秋风漫入窗棂,晚风拂过,月影摇曳,花枝轻颤,人间的浪漫与风雅,在这一刻尽数绽放。

人间中秋,从来不止风月美景,更是一场情怀团圆的奔赴。月亮总有阴晴圆缺,人间亦有聚散离合,唯有中秋的满月,始终承载着世人最朴素的期许。旧时中秋,家人围坐桌前,摆上月饼、瓜果与酒水,孩童嬉笑追逐月光,长辈家常闲聊,那份烟火袅袅的氛围,便是人间最好的聚会,便是中秋佳节最真切的味道。

儿时的中秋,是纯粹的欢喜与热闹。从不会懂,人间世事多是阴晴不定,年少的时光总有人常伴身旁,待到年岁渐长,开始奔赴山海,才慢慢读懂中秋月色里藏着的深意,才读懂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绵长惆怅。透过窗外

树叶的缝隙,皓月当空,千里同辉,容纳了世间所有情愫。圆满时,它见证团圆喜乐;残缺时,它慰藉离别相思。

最好的状态,莫过于月满人间,珍惜烟火团圆,不负相逢暖意。人生本就是半满半缺、半喜半忧,得失随缘,不必憾恨别离,不必纠结缺憾,月圆是风景,月缺是修行,正是这些错落与起伏,才拼凑成最真挚的人间情愫,让平凡的岁月多了几分厚重。因此,拥有时务必好好珍惜,别离时自会默默惦念,这便是岁月最好的馈赠。

中秋的美好,从来不止于圆满的月色,它藏在月色里的遐想、期许与牵挂。夜色渐深,清辉洒满大地,街边灯火次第亮起,家家户户的窗台前,有人独自望月,默寄相思,静待归期。它让奔波的人停下脚步,与自己内心的执念达成和解;让离散的人心生期盼,静待下次相逢。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牵挂,隐于时光中的想念,都在今晚的月

色里缓缓蔓延。

中秋的意义,从来不止于团圆。它是岁月余韵悠长的留白,是奔波生活里短暂的停歇,是对过往的释怀,对未来的期许。它见证人间岁岁团圆,包容世间万般遗憾,将一抹微光赠予每一个奔赴生活的人,将暖意抚慰每一颗漂泊不安的心。那轮挂在故乡檐角的明月,藏着儿时的欢声笑语,藏着亲人的万般叮咛,藏着岁月最纯粹的美好。

那一轮明净如水的银色月光,从远古到今朝,从乡村到城市,它沐浴过古人,又照耀着来者。它守候清风,又静待白云,纵使人生总有缺憾,纵使前路偶有风霜,依然心怀热爱,眼底有光。苏轼在中秋之夜便写下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的千古绝唱,它流淌过江南水乡,跋涉过塞北烟尘,将祥和与宁静,团圆与温馨留给天涯旅人,留给纷纭众生。



## 中秋感怀

□吴国平

暑去秋来岁时更,天上人间共良辰。  
田畴瓜果撩人眼,篱畔黄花吐馥芬。  
明月柔肠同皎洁,举杯祈福感温馨。  
万里河山开胜景,如诗似画醉煞人。

## 一块无法品尝的月饼

□杨力

在我家,有一块硬得像石头的老月饼,已经存放了20年。它不能吃,更不能扔。

时光倒回二十年前,中秋渐近,外婆专程从乡下赶来城里。年近八旬的她,坐两个小时大巴进城,只为一件事——做月饼。母亲说她太折腾,外婆却说:“今年不一样。”

外婆来的那天,背着一个黑铁平底锅,自带了馅料,有核桃仁、瓜子仁,还有用橘子皮加紫甘蓝腌制后切成的青红丝。

做月饼那天,外婆和面时不许人打扰,调馅时关着厨房门,灶上放着那口跟了她几十年的黑铁平底锅。她先在锅底刷薄油,然后把包了馅的饼放上去,用小火慢慢焙。馅饼慢慢鼓起、两面泛黄,满屋飘香。

那是外婆做的手工月饼。她一口气烙了好几十个,一些送给左邻右舍,一些备着给人家吃。做完这些,外婆又把一块月饼单独用油纸包好,系上红绳,放进柜子最深处,叮嘱家里人:“这一块要明年中秋才能打开。”

中秋之夜赏月,外婆忽然对我说:“小囡,你知道吗?月饼馅里可以藏字的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我只当外婆是在说笑。

第二年中秋,母亲找到外婆放的那块月饼,拆开油纸,掰开月饼,只见混合着核桃仁、瓜子仁、青红丝的馅里,裹着一张拇指大的油纸卷。展开一看,是读过私塾的外婆留下的两行字:月圆人未圆,饼甜心更甜。留得青丝在,明年又一年。

母亲顿时泪如雨下。头年外婆已病重,她强撑着来城里,耗尽最后的力气,为家人做了最后一次月饼。她知道自己等不到下一个中秋了,于是把纸条藏进馅里。青丝是月饼里的青红丝,也是她留在这个世上最后的念想。

母亲没有再动那块月饼,她用油纸重新包好,搁回柜子。这一搁,就是20年。

20年里,我们多次搬家。第一次搬家,父亲嫌旧东西太多,差点把月饼扔了。母亲抱着月饼盒坐在楼梯口,说:“你扔,先把我扔了。”

第二次搬家,亲戚来帮忙,见到柜子里的旧月饼,问为什么不扔了。母亲说:“就因为旧,才要留下。”

第三次搬家时,我已去外地工作,中秋节,母亲打来电话:“今晚我把月饼拿出来看了看,月亮很圆。”母亲哽咽,我也鼻酸。

最近一次搬家,我已有了小孩。母亲特意把月饼盒交给我:“你外婆的东西,以后你保管。”

去年中秋,女儿翻出了月饼盒,用小手戳着硬邦邦的月饼问:“妈妈,这个能吃吗?”

我说:“不能吃。因为这里面住着一个人,那是你妈妈的外婆。”我把外婆写的两排字念给女儿听,她听得认真,一边用红绳把月饼重新包好。

那晚,我望着月光,想着外婆,忽然明白了当年的外婆。其实她不是在做月饼,而是在种一棵树。她知道树苗很小,知道自己看不到它参天,但她还是要种,她要吧根埋进土里,让枝伸向明天。

这一块无法品尝的月饼,就是我们家的根。外婆走了,但爱留了下来。伴随着一年一年的桂花香,这份爱一定会延续下去。

转眼中秋又至,女儿发现月饼盒里多了两样东西:一张她画的画,画上是—个圆月的月亮和四代人手拉手;旁边是母亲刚放进去的一小包桂花,用红纸包着,纸上母亲添的一行字:添一味香,多一层甜。

月亮从窗外升起来,圆得刚刚好。



## 坐在中秋月色中

□姜义华

坐在中秋的月色中  
一个人坐在中秋里  
煮一壶茶,半块饼  
邀月对饮  
偶尔起身,几粒桂花  
轻轻撞进我怀里  
没有意不平的事  
没有特别想念的人  
只是对你,无法不遗憾  
我会悄悄地在月色中静立  
等到银霜满地,等到风云消逝  
等到晨晖渐起  
等到一想到你,雨都忍不住醒来  
藏秋  
我以为  
那年落雪  
最是冷艳  
你却说  
雪影里藏着  
金秋的繁华  
那年九月,你—袭青衫  
撞进中秋,点燃了  
—川秋色  
以至于后来每年的冬月  
心底,都藏着那日的桂香



蔡风

## 《花好月圆》

□简贵莲

## 月亮里的人

□王治刚

我只当她看花了眼:“妈,您看错了吧!父亲怎会住到月亮上?”

母亲语气平静:“你爸走的那年,也是这样的中秋夜,月亮又大又圆。我跟他一起站在窗户前,他亲口跟我说过,往后要是想他了,就抬头望月亮,他会在月亮里,一直看着我们。”

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这么多年,我望的只是月亮的阴晴圆缺。而母亲年年望的,是离别十六年,再也不会回来的父亲。

冷月无声,默默见证人间岁岁年年。可这世间最久的思念,月亮终究不懂。

后来通电话,母亲告诉我,她眼睛患上了飞蚊症,望月时,眼前总像有一团黑影遮挡。我劝慰她,不过是年岁渐长的寻常状况,吃了药就会好转。母亲沉默片刻,说:“你爸当年也是这样。”握着电话,我没说话。

久久凝望天上那一轮圆月,想起幼时中秋,父亲总指着月亮,给我讲古老

的传说。嫦娥奔月、吴刚伐桂,还有白兔捣药……那时,我尽数当真,还追问父亲,吴刚年年砍树,桂树为何始终不倒。父亲告诉我,人世间有些念想不断,即使砍了一些,又会长起来。就像这月光,年年洒落,从不会断。

父亲离开我们后,天上月色依旧。月亮从不管什么悲欢聚散,它圆了又缺,缺了又圆,只留下无尽的念想在人间。每次月圆之夜,我都会多望一会儿月亮,为母亲,也为三十岁就没了父亲的父亲。

岁月有期,思念有续。往后的中秋,我也会指着天上圆月,讲给我儿子听。告诉他,月亮上面住着人,住着他没见过面的爷爷。

## 岁岁年年月不同

□张绍琴

了正值壮年的大哥鲜活的生命。大哥走后第四天,便是中秋,月亮还是圆的,却像被人咬了一口,缺了一角。看着月亮,透过泪光,我分明看见大哥眼角那不舍的泪,圆的、咸咸的、涩涩的。月亮里,我看见吴刚挥起斧头,不停地砍着桂树,桂树颤抖着,疼痛一圈一圈地扩散开。月光洒下来,照在窗上,映着一张张苍白的脸。我开始明白,人生不只是甜味,还有猝不及防的疼痛和苦涩。那一年,我开始喜欢吃咸味的月饼。咸肉馅,咸蛋黄馅,一口咬下去,咸里带着一丝说不清的鲜,像眼泪里藏着回忆。原来,甜和咸,隔着一场生死。

一晃十年,也是桂花飘香的九月,母亲走了。母亲走后第五天,又是中

秋,我陪着父亲坐在院子里,看着月亮。月亮像一块水晶,暂时圆着,却不知什么时候会摔碎,或者日复一日地消磨,然后瘦成一张弓,像我脑子里不解的问号:人间为什么会有别离?几天时间,父亲似乎衰老了很多。我想起王建的诗:“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

秋思今夜落在我家,也落在每一个失去过亲人的人心里。

母亲离开我们的第二年,是大哥离开我们的第十二年。

又是一年中秋节。月亮还是那个月亮,圆月的,亮亮的。院子里的桂花开得正好,甜甜的香味中带着一丝凉。我买了月饼,咸的和甜的,各一半。

大哥参加工作后,每年中秋,都会提一盒月饼回家。节俭的母亲总会习惯性地发问:“是单位发的,还是花钱买的?”若大哥说是单位发的,也就罢了,若说是买的,母亲便会嗔怪:“花那冤枉钱,自己打糍粑吃不是一样的吗?”

吃月饼时,母亲和我们一样,心里可欢喜了,脸上漾着笑,像月饼上那层薄薄的油光。月亮升起来,又圆又亮,像一块刚出炉的月饼,挂在天上,甜丝丝的。我们围着院子里的桂花树坐着,桂花的香是甜的,月饼也是甜的。我说:“月亮真像个月饼啊。”母亲笑我:“你就知道吃!看啥都像月饼!”大哥边吃月饼,边拖着长长的音微笑着吟咏: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。”那时的我,只觉得诗句好听,大哥真有学问,并不懂得诗句中藏着大哥和多少人的祈愿。

这样的中秋在大哥四十八岁那年戛然而止。那年九月,一场重病,夺走